

海外華人青少年叢書

孔子的政治思想

陳大絡 著

華僑協會總會 主編
正中書局 印行

海外華人青少年叢書

孔子的政治思想

陳大絡 著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臺初版

海外華人
青少年叢書

孔子的政治思想

全一冊 定價新臺幣五十五元

(外埠酌加運費滙費)

主編者	華僑協會總	會
著者	陳大	絡
發行人	黃肇	珩
發行印刷	正中書	局

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(8844)

分類號碼: 520.47 (1000) (1.20) 澤

正 中 書 局

CHENG CHUNG BOOK CO., LTD.

地址: 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

Address: 20, Heng Yang Road,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業務部電話: 3821153 3822815 · 門市部電話: 3822214

郵政劃撥: 0009914-5 · FAX NO: (02) 382-2805

海 外 總 經 銷

OVERSEAS AGENCIES

香港總經銷: 集成圖書公司

總辦事處: 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

電話: 3-886172-4 · FAX NO: 3-886174

日本總經銷: 海風書店

地址: 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

電話: 291-4344 FAX NO: (03) 291-4345

泰國總經銷: 集成圖書公司

地址: 泰國曼谷耀華力路 233 號

美國總經銷: 華強圖書公司

Address: 135-18, Northern Blvd, Flushing, N.Y. 11354 U.S.A.

FAX NO: (718) 762-8889

歐洲總經銷: 英華圖書公司

Address: 14, Gerrard Street, London, W1 England

2.50元

孔子的政治思想 目次

壹、生平的事略	一
貳、以仁爲治道之始	五
叁、禮讓爲治國之本	一三
肆、德義的治政	二五
伍、刑訟的義理	三一
陸、君臣的分別	三五
柒、正名主義	四九
捌、政治的方法論	五七
玖、政道的面面觀	七一

拾、政治的理想

結論

(二)

壹、生平的事略

孔子，姓孔，名丘，字仲尼，是魯國（在今山東）人，他的先祖是宋國。生於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卒於前四百七十九年，是世人所尊奉的聖人，他的事迹詳見於史記，孔子世家。他的言行除論語一書外，還有後人編纂的孔叢子、孔子語、孔子集語，因為是真是僞已經很難辨別，所以後人都不予採信，但是論語一書，也是後人記述孔子和他的弟子的言論的一部書，「論」是編輯的意思，「語」是語言的意思，所以把這部書稱做爲「論語」，這部書的完成約在戰國年間，雖然不是孔子親自所撰寫的，確是他的弟子或是再傳的弟子所記述的，因相距年代很近，誠爲可以採信的地方是很多的。孔子對於政治的主張，雖然或者有散見於其他各種的書籍，但是當以論語爲淵藪，且亦可靠。班固漢書藝文志說：「論語者，孔子應答弟子時

人，及弟子相與言，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，當時弟子各有所記，孔子即卒，門人相與輯而編纂，故謂之論語。「何晏論語集解敘稱：漢中壘校尉劉向言：「魯論語二十篇，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。」這也是評述論語一書最早的言辭。現行論語的本子，亦是分爲二十篇，都是以魯論語爲依據的。不過遠在漢代而這部論語是有古論語、齊論語、魯論語三種本子，古論語二十一篇，齊論語二十二篇，魯論語二十篇，這古論語唯有孔安國爲訓解，而世不傳，但是，齊論語後來也失傳了，而比較完整的流傳下來的，只有魯論語一種。自漢儒鄭玄開始，宋之朱熹到康有爲、章太炎爲止，注釋論語的有幾百家之多，但是在解釋上往往有若干不同的看法。唯清代以四書試士時，規定以朱注爲標準，不過這裏所述的孔子政治思想，所引用版本，則是採用魏之何晏論語集解爲主體，皮錫瑞在經學歷史文中說：「……何晏論語集解，合包周之魯論、孔、馬之古論，而雜躁莫辨。」這內文中所謂的包，即是包咸；孔即孔安國；鄭，即是鄭玄；馬即是馬融；王，即是王肅……。同時也採用了朱熹的注本；並採自今人白話文各種譯本予以說明，爲了閱讀之方便，所以將譯者姓名從略。

又，按照史記的體例，凡是替天子所作的傳，叫做「本紀」；替世襲諸侯所作的傳，稱做「世家」，但是替將相名人所作的傳，稱爲「列傳」。不論是本紀、世家、列傳，其實都是人物的傳記，只是使用名稱的不同罷了。司馬遷將孔子比作是諸侯，所以就替孔子作了一篇傳，稱做孔子世家，由此可知太史公對於孔子是多麼地尊崇啊！他世家最後的贊語裏說：

太史公曰：詩有之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」雖不能至，然心鄉往之。余讀孔氏書，想見其爲人。適魯，觀仲尼廟堂，車服禮器。諸生以習禮其家。余低回留之，不能去云，天下君王至於賢人，衆矣！當時則榮，沒則已焉。孔子布衣，傳十餘世，學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國言六藝者，折中於夫子，可謂至聖矣。

但是，詩經裏面有兩句詩，「就像高山一般使人家瞻仰，也像大道一樣讓人家遵循。」雖然不能夠到達這麼高的境界，但是在心裏總想嚮往着它。我讀了孔子的書，可以想見到他的爲人是多麼的偉大。當到達魯國，參觀仲尼的廟堂的時候，看到他的車子、衣服和陳設的禮器。很多的學生，都到孔子家去學習古代的禮儀。在當時我生出一種崇敬的心，依戀着不捨離去，從古代到現今，天下的君王和賢人實

在太多了，在當時都很榮耀，但是人一死甚麼樣的榮耀，也就隨着就完了。孔子只不過是一個平民，直到現在傳了十幾世，學人們都很崇仰着他。上自天子王侯，中國人凡是研究六經的，都是依照孔子的話作爲標準，真是可稱爲至聖了。

貳、以仁爲治道之始

孔子的政治思想，他的原理的根本，就以仁字爲出發點的，而仁是在於愛人，又能愛己的意思。而能仁的人必能克己復禮去對待人家，以做到他所要完成的人格；能夠愛人，就能夠以推己的恕道去對待人家，就會自己所不欲的，不會施及於人的，必能實行一種仁政，以期達到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」的地步。孔子因深受時代的影響，所以能產生出這種「仁政」的思想，當在春秋的末葉，務戰好殺的風氣很盛，而王君奪國的事情，又層出不窮，構成政治社會不安定的現象。孔子生當這個時候，所以才興起了撥亂濟人的職志，提倡仁政的王道，以警告當時的君主；他爲了要實現王道的仁政，以收服人民離心叛德之誠意，但是這種仁政用什麼方法纔能實現出來呢？他是以於「正己」爲出發點，以仁爲終極的目的。對於

「政」字所下的定義，和他對仁字所下的定義是相類似的；他說：「政者正也」。人君如果自己能夠端正，纔能夠發現「仁心」，這樣子「仁政」自然可以表現出來了。

他所主張的仁政，是從上階層開始而達到基層的，把恩澤施及於人民，政治的中心思想，是從家庭制度脫化出來的，家庭的家長如果能夠端正自己，則一家的人也能夠端正，推廣到國家，都是這種情形的，所以只要在上位的能夠端正，臣民也就無不端正了，而在下的人民那有不端正的道理呢？

子貢是希望從事功方面去求仁的，但是這種的想法是不容易做到的，所以孔子教誨他，應從心的方面去體察去求仁的道理。子貢問孔子說：

如有博施於民，而能濟衆，何如？可謂仁乎？子曰：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，堯舜其猶病諸。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進取譬，可謂人之方也已。（雍也第六）

「君能廣施恩惠，濟民於患難，堯舜至聖，猶病其難。」「更爲子貢說仁者之行。方，道也。但能近取譬如己，皆如己所欲而施之於人。」如果是用廣大的施恩

給予人民，並且又能夠的普遍救濟大眾的患難疾苦，這種人是否可以算爲「仁」嗎？孔子認爲，這種情形何止算做「仁」，必定要達到聖人的境界才能夠這樣的，就是像唐堯、虞舜那樣的人，還懷着恐怕做不到。但是講到仁，是要把人家和自己看成一體，爲着自己要立身，但是也要使他人立身；自己要去通達事理，但是也要使他人去通達事理。能夠把己身就近的事，比喻他人也和己身的心理是一樣的，纔算是求仁的好方法了！

呂坤說：充立人達人之心，可使草木鳥獸咸若，令人於父子兄弟間，但欲己立己達，而不相顧，遑論其他。

在孔子的心目中，認爲以仁爲做人最高目標，爲政治最高的境界，「仁」的理想，是在於推己及人；只要能從近處着想，這便是求「仁」的方法，但仍未能達到「仁」的目的。孔子在政治上的主張首重於「仁」，到他再傳的學生孟子，他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主義，可以說是「仁」的發揮到了極點，亦是適合今日民主政治之需求。

子曰：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，必失之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不莊

以蒞（洎）之，則民不敬。知及之，仁能守之，莊以蒞之，動之不以禮，未善也。（衛靈公篇第十五）

包說：「知能及治其官，而仁不能守，雖得之必失之。不嚴以臨之，則民不敬從其上。」孔子認為：智力能夠明白的道理，如果被私欲所隔閡，而不能守住仁心的話。雖然是得到了，但仍然會失掉的。智力既能明白的道理，也必須拿着仁心去守住它，但是如果不能夠莊嚴的去臨治人民，人民也就不會敬重他了。再進一步說，智力已經明白了這道理，但是也要拿着仁心守住它，並且還要莊嚴的去臨治人民，但是如果不能夠拿着禮節感化人民，這也不能算得盡善了，這種教人內外本末修德的工夫，是很精當的。也就是說他把知識、道德、權威與禮教都統一融會在治道之中，以「知」為治國的智識；以「仁」為治國的道德；以「莊」為治國的權威；以「禮」為治國的禮教。把這知、仁、莊、禮四者鼎足並立，如果是專賴着知識，而不去實行仁政，不會得到人心；如果專賴着仁政，固可以得到多數的人心，但是對於少數頑劣的人，就非利用權威懾服不可。但是如專賴權威去懾服，雖然能夠收到暫短的成效，仍然必須要以禮去教育他們，以提高公民的道德，以使大家遵

守社會的秩序，以維持社會的道德。假使只有智識而沒有道德，其所具有的智識適足以幫助其爲惡。

樊遲問仁；子曰愛人。問知；子曰知人。樊遲未達。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，見子夏曰：鄉也，吾見於夫子而問知，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，何謂也？子夏曰：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；湯有天下，選於衆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（顏淵

篇第十二）

「舉正直之人用之，廢置邪枉之人，則皆化爲直。」樊遲問孔子要怎樣纔算到達仁的境界？孔子認爲要能夠愛人。怎樣纔算是智呢？孔子認爲，要能夠認識人的好歹。但是樊遲不太明白這個道理。孔子又說明：要舉用正直的人，除去邪枉的人，這樣子就能使邪枉的人，也變作正直的人。雖然樊遲仍然懷疑不明白，他退下去見子夏，說：我見了夫子，請問「智」的道理。夫子認爲舉用正直的人，除去枉邪的人，就能夠使邪枉的人也變爲正直的人，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？子夏認爲夫子所說的話，從前虞舜得到了天下，要在衆多的人羣裏面選用好人，就舉出了一個皋

陶來，那些不好的人也就都化爲好人了，宛如不好的人去得遠遠。商湯得到了天下，要在衆多人羣裏面選用好人，就舉出一個伊尹來了，但是那些不好的人，也都化爲好人了，宛如不好的人去得遠遠。孔子這種愛護人民的主張固然是「仁」的表現，但是不能專靠着人君自己一個人去愛護人民，那麼就必須知人善任了，所以說臣僚如果能愛護人民，而不愛護人民的臣僚便不得不避開了，舉用賢能的臣子，摒棄不賢的臣子，所以說智能成「仁」的功用，仁能有智的謀略，因之，仁與智是有着相互間的關係的。

子張問曰：令尹子文，三仕爲令尹，無喜色，三已之，無愠色。舊令尹之政，必以告新令尹。何如？子曰：忠矣。曰：仁矣乎？曰：未知，焉得仁？（公冶長篇第五）

「令尹（官名）子文，楚大夫。姓鬬，名穀，字於菟。但聞其忠事，未知其仁也。」子張問孔子說：楚國有一位高位的官名叫子文的，三次出任令尹，但是並沒有表現出歡喜的顏色。又有三次被罷免令尹（高職位的官名），也沒有表現出忿恨的顏色，而且從前他在令尹任上的一切施政情形，一定詳詳細細的去告訴新任的令

尹，這種人是怎麼樣呢？孔子認為這樣的人算得是忠心於其職了。子張又問：他可算得合「仁」的道理嗎？孔子認為他固然忠於其職，不知他是不是完全沒有人欲在內，怎能就算得合於「仁」呢？孔子把「仁」看得很尊重，所以不肯輕易稱一個人爲「仁」了。朱說：其爲人也，喜怒不形，物我無間，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，其忠盛矣，故子張疑其仁；然其三仕三已而告訴令尹者，未知其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，是以夫子但許其忠，而未許其仁也。

